

支那
僕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中

三十六之
四十



C40

4514

247

240-454
了翁上座請太極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徵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護



6 64853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七世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嗣雲門

初叅雲門門問近

離甚麼處師曰槎度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

南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

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師於言

下頓省

五燈會元收曰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
麼處師曰查度曰夏在甚麼處師曰湖

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日放汝
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
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曰飯袋于江西湖南便
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
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
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
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
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頌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袋

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白雲端

三頓當時打不回鍊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蓄一粒
米十字街頭接往來

保寧勇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

里到頭方覺路岐難

杓木成

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
棒不知虎體有玄斑

慈受采

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外遽相酬當時鍊限高擡
起未必黃河不倒流

寶峯祥

吹毛寶劒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猜不犯鋒鋦全正
令法王心印爲君開

禾山芳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覷破森羅萬象便能
海上橫行

佛心才

問答分明豈偶然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

轉剛被雲門三頓謾

文殊道

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

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龍門遠

續見鬼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圓富貴放三頓

棒尚遲疑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

衲僧猶不會

圓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正眼覷

無相範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繩一念纔生筋骨

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北塔祐

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

寒食賀新正錢錢三五百

福嚴雅

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

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雪竇顯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顚預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

冷帶霜梧葉又披披

舊本作嚴風吹綻月中枝

投子青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

到野花含咲舊枝春

法昌遇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今歲又還他

浮山遠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

大愚芝

如何是佛麻三斤

咄

大地茫茫愁殺人

翠巖真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中魚避釣雲外鳥防弓

野軒適

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噪寒鴉

海印信

同袍叅學問通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爲說三斤麻最

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奈緣縑素有

道玉真

疎親子今更爲重秤過那吒太子析全身

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擎拳問要津因憶舊年看草

雲峯悅

字張顛顛後更無人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佛慧泉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瞋百年三萬六千

白雲端

日得忻忻處且忻忻

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尋言空摸索

雲蓋智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
質鞋須是大光錢

三祖宗

尺璧未爲重片言不可輕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
地藏恩

南天地暖北天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兼翠
竹任他千古往來看

草堂清

洞山的麻三斤明月堂前贈若人碧眼厖眉纔舉
首又隨雲雨暗驚神

長靈草

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啼得血流無用
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張無盡

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爐金彈

子眼睛定動面皮焦

南華易

鴻鵠一舉千里飛鑽天鷄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
鳥爲瑞爲祥自有時

龍門遠

續收洞山麻三斤真鍮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
神

琅邪覺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慈受深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文殊能

洞山佛話三斤麻縛殺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

遂江城五月落梅花

石碧明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鐵成金舉直錯枉一箭鵬一雙一捆血一掌君不見踈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圓悟勤

驢尾猪頭牛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

尺從來雨下階頭濕

玉泉璉

洞山老勿踈親答佛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賺殺人

妙峯善

水斷流山突兀爲君放出遼天鵲擬欲風前瞬息時擡眸已是成窠窟非窠窟咄咄

塗毒策

增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頌曰

洞山示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

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翠巖巖

增

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

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

在甚麼處 頌曰

只要拔楔抽釘爲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繞脚

鼓山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
錯舉

徑山杲

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

南巖勝

收增金陵奉先深禪師

嗣雲門

同明和尚到淮河見

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

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

羅好師曰明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明即金陵

清涼智明禪師諸家語錄作深明二上座

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鐵壁银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瞥

地任教千嶂碧層層

入爲言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

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鼓山珙

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

者依然點額在波瀾

徑山杲

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莫

入去

治父川

收增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嗣雲門節古塔主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頌曰

撰述
公言聖理卷之三

古人一莫切忌啗啄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
佛祖機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撩天鼻孔

都穿却 松源岳

增補韶州雙峯興福竟欽禪師 嗣雲門 僧問賓頭盧

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

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

裏粲真珠 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罣

礙片雲自在卷還舒 自得輝

六祖下第九世之一 南嶽下第八世

齊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嗣風穴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新婦 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

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

曰八長地久日月齊明 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

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忙諸沒兩般有問又須

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神鼎譚

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 憶昔首山曾漏泄

王那

四庫全書卷之三

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
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帆風勢
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

京兆府天寧璉

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

保寧勇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

出四方明眼若爲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
文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眞淨文

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

去是人笑道阿家牽

佛國白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牽
挽一段風流徧大千

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咲效顰鄰舍
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天童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煩上路波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
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五祖演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

文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

南華易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咲騎驢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鼓山珙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識從今懶更出人前

徑山杲

阿家新婦最相憐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護國元

續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斗

湛堂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兮誰在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牧菴忠

蹇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見化三千

簡堂幾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頌曰

鳴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隱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徧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氍帽樣時裁

翠巖真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家家門前火把

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勲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

汝水東流 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直釣

王覺逸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誰謂謝郎生計
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佛慧泉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

去更無人解道油油

真淨文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如未
息輸他漁父泛孤舟

瀟山秀

楚國城邊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
唱熨斗煎茶餽不同

三祖宗

楚王城畔水東流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
客謂言依舊注悠悠

雲溪林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槩來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
白閒吹一笛渡頭風

普融平

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遊眼目直教從
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篦爲子挑除翳驢上穿靴
背打毬

翠巖眞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魑踢氣毬貪著六幺花十
八斷頭船子下楊州

塘堂遠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那箇親曾到地頭

雪巖欽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

灸 頌曰

日灸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洞山聰

風吹日灸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
會穿耳胡僧也皺眉

法華舉

日灸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
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巖眞

風吹日灸橫臥荒草觸著毒氣全身便倒

天寧璉

日灸風吹也大奇根鏘足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
事撥動烟塵更是誰

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堪惆
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雲溪恭

收續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汾陽昭

收增

首山拈竹篋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

速道 頌曰

竹篋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薦
得銀山鐵壁也光輝

照堂一

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祕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叉

鼓山珪

背觸非遮護明明爲舉揚吹毛元不動徧地是刀鏘

徑山杲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此菴元

黑漆竹篋非觸背太地山河俱粉碎咬人師子急反
身莫學韓獪猶逐塊

邀菴演

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

此菴顏

辯龍蛇眼定乾坤粲粲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篋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

笑翁堪

拈起竹篋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無門開

野干鳴師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

虛堂愚

增

首山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

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

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卽成瞎漢所以道我若

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

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 頌曰

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

戶月到中宵不敢明

虛堂愚

增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

日又逢春日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冰

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投子青

增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來往不易 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

說莫道常年不指陳

投子青

增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

問遲也 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
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投子青

六祖下第九世之二

清源下第八世之一

法眼
宗室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嗣羅漢琛

行脚次

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叅
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遷迤行脚去曰行
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
開悟 頌曰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
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

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大童見

瑞
收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

後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
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
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
解 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
化莫向江南苦問津

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

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
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

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

於是悟入 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不爐中
鍛爭得將金喚作泥

汾陽昭

江國春風吹不起鴈鵠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雪竇顯

龍癡人猶戾夜塘水

蠟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
往幾箇無鈴過得關

投子青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
十萬迢迢

慈明圓

逆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僧生異
解認他虹虹作仙橋

天永懷

當臺明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

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逆

妙用不須霜刀劒能彈何必玉絃絃嚴冬午後夜三
點閒坐閒眠雲散時

翠巖真

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客悞聽黃鸝作杜鵑

佛慧泉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見青天

草堂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便昇仙塵緣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殊可笑如今虞坂上錯將駑馬作龍駒

普融平

問佛如何答惠超秤鎚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鵬落箭過新羅十萬遙

長靈卓

問佛云言是惠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關山十萬遙

雲溪共

覲面相呈見不難髑髏鑑覺尚顛預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踢突圈

南華昌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相饒叢林萬古爲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真敬了

病遇良醫飢逢王饍醬裏得鹽雪中送炭

圓悟勤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超萬古石頭城下

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佛燈珣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浩難回

避發起乾坤那一苗

楚安方

續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

斗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辯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

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遙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須揮劍

刃不然漁父便棲巢

覺鐵背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

一滴水 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卽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

宿蘆花裏

楊無爲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

薦風濤鼓處有龍蟠

照覺禪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白雲端

守株非得兔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

佛心牙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
嶮未曾聞道失漁舟

草堂清

一滴曹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

佛燈珣

收續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
湧海濤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
更

韶禪師

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
劍落盡髑髏人不知

別峯印

增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平
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向後
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吾不如也 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插黃鸝雀空啾啾驂騮已千里
月窟清

增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
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 頌曰
沒踪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剎塵
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增補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
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
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絃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天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
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清白不從聞

汾陽昭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覲面難藏第一
機令人却憶雲門老

正覺逸

石城親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稀屈曲在烟嵐

保寧勇

金鱗欲化遭它點額舉頭看湧波瀾颺浪擎雲處風
高天地寒

佛慧泉

秤頭蠅坐便歌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

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天童覺

續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刀刀孰

可分水中有乳鷺王釋

本覺一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增法眼示衆曰識得癸子周匝有餘雲門出云識

得癸子天地懸殊 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帆乘興
保寧勇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象田卿

識得癸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在菴賢

增法眼因僧來叅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

捲簾師曰一得一失 頌曰

松直棘曲鶴長鳬短羲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潜
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禰西來得失是非
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衲僧
看取清涼手段 天童覺

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
底空看西山暮雨前 正堂辯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

肯堂充

收增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皸皺

天衣懷

收增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收增

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
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
向舉頭便是塔中人

雪竇崇

收增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

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真孰假

尼無著

收增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

透聲色卽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朦眼耳忽然春夢
覺鶯吟燕語盡圓通

大洪遂

聲色本來唯兩字作家會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
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增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

嗣羅漢梁

問修山主曰

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流修曰箇畢
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

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入闍來維那院主門相
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

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
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分立大方無軌轍

天童覺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嗣羅漢深

行脚時同

悟空法眼到地藏向火舉話次藏入來乃問山

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藏豎

兩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

此舊集所載按德燈錄與此頗異乃

云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得臻極同辭至建陽
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
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眼曰說什麼撥不撥
漚然却回地藏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
有事未決豈彈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
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
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
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却
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
汝真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

頌曰

入院高茅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
妄空學問爭長短虛記閒詞一肚皮
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別恰如癡
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眉

汾陽昭

山河大地同兼別口中未有娘生舌
多知禪客強分踈甕裏何曾走却鼈

佛印元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
天回地轉却等閒千古萬古兩條鐵

白雲端

商量同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
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靈劍倚天寒

保寧勇

收續休爭自己與山河撥動干戈不奈何
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寒劍定龍蛇

冶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同時作麼觀
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漫漫

虛堂愚

增

龍濟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究竟遺名直下叅廓徹迥超凡聖處無言童子口喃喃

靈源清

剷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

止菴顏

虛堂愚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寒

老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爲同大千 頌曰

問若剷心答如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千全機不動劒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骸摩天上鼓驚湍

增

龍濟示衆曰是枉不見枉非枉不見枉是非已

去了是非裏薦取 頌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

靈源清

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
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
涉踏著秤鎚硬似鉄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劒當頭截
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全卷二

是是非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

雲衲慶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六卷
德宗對西仲春經山與聖葉壽禪寺識
章沙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之餘

清源下第八世之餘

曹洞增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嗣同安志

僧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

曰

虚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鬪髑驚破
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丹霞淳

收增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頌曰

國今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錢輪隨心萌口應三千
里齒露言來苦怨誰

投子青

收增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
上人皆貴玉兔西沉佛祖迷

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蒙茸含月
秀寒松翳鬱出雲青

丹霞淳

收增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瑠
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
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丹霞淳

收增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

嗣護國遠

成都帥請

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

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怪重拈
出曾是村歌社舞來

笑翁堪

收增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

嗣石門徹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未生時

洞山聰

臨濟 增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嗣德山密 僧問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師曰黃河九曲 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投子青

路窮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

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

手直得朝宗萬派乾 木菴承

增 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坐

久成勞 頌曰

馳書纔去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

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投子青

增 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密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頌曰

等閒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真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

息驚他石虎暗生瞋 投子青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嗣雙泉寬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 頌曰

踏著秤鎚硬似鐵
懣懣禪和猶未瞥
三冬嶺上火雲生
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峯悅

踏著秤鎚硬似鐵
此時有理不能說
新羅國裏火星飛
直向雲門指上熱

白雲端

信步紅塵裏
無人問短長
歸來天欲暮
片月照滄浪

京兆府天寧禪

續牧童歸去倒騎牛
白日城中晚未休
踏著秤鎚硬似鐵
那知船子下楊州

佛陀遜

增五祖戒因智門問
暑往寒來卽不問
林下相逢事
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
問曰爭奈主山

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高高峯頂翻銀浪
深深海底起紅塵
金鐘玉漏相酬酢
疑殺滔滔天下人
苟非作者孰問津
執鞭回首四海良鄰君
不見仲尼溫伯雪
傾蓋相逢也奇絕

圓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
須彌頂上擊金鐘
巨靈擡手無多子
擊破華山千萬重

卽菴覺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復州北塔

嗣香林遠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雪竇懸

蓮花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

處東西一步一花開

白雲端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清徹

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張無盡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

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慈受深

蓮花荷葉的須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

路便能平地步青雲

長靈卓

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

取都盧只在一池中

佛鑑勲

泥水未分紅茵萼雨餘先透碧波香千般意路終難

會一著歸根便厮當

佛燈珣

補蓮花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最好太

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

佛心才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用傳消

息自有清風透遠香

丹霞淳

荷花荷葉爲君通問答還同箭拄鋒覲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

本覺一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太源岳

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灼灼闔紅粧馨香越格無人
薦又逐薰風過野塘

雲耕靜

荷花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石田薰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
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 頌曰

一片虛疑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
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竇顯

蚌含明月兔懷胎無限禪人劈不開鐵眼銅睛何擬

擬三千里外笑哈哈

長蘆卓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魄寒皎皎清光成一
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佛鑑勤

蚌含玄兔旨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
和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本覺一

玉兔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
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慈受深

收增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

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頌曰

路上忙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東西南北忙中畔拄杖頻挑日月輪

佛國白

踏破草鞋赤脚走衲僧到此無窠臼
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海任遨遊

真如語

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
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叅不徹
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

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
三千刹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

南堂興

踏破草鞋赤脚走曾中憤氣衝牛斗
須彌頂上擊金

鐘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走堂堂向外揚家醜
只知歛袂出人前不覺衣穿露兩肘

最菴印

增收天台蓮華峯祥菴主

嗣奉先深

示寂日拈拄杖

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
乃曰爲它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
肩曰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
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
落花流水太茫茫別起眉毛何處去

雪竇顯

住不住兮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柳樛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

翠巖眞

作者仍甘在半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柳樛千峯
去雲外何人得見渠

本覺一

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臨濟未同儔掀反華岳連天
黑幾箇知身在御樓

無菴全

六祖下第十世之一

南嶽下第九世

濟臨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頌曰

藁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振八方人問祖師西來

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正覺逸

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明三峽猿啼
夜何處人聞不斷腸

佛慧泉

青絹扇子足風涼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無縫
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白雲端

青絹扇子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
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慈受深

汾陽青扇價難酬爲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
衆競頭爭角覓犀牛

上方益

風格團團妙意深等閒拈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

手氣爽中宵便負心

佛鑑勸

二

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涼禪人未曉重相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得真歸趣無意涼人人自涼

楚安方

續收呷醋咬陳薑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

肯堂充

青絹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藏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

頑石空

增收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 頌曰

平地無端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

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

虛堂愚心

增收妙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

妙峯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策離清平道木杓

增收

汾陽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

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
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
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
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
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
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
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
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
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
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

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
陽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
喪我兒孫喝一喝頌曰

兔角龜毛眼裏栽 錢山當面勢崔嵬
東西南北無門入 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 一智是根源
若人要識汾陽老 擘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冤讎 不得冤讎未肯休
芍藥花開菩薩面 櫻欄葉長夜叉頭

鼓山珪

畫得真如活花間翅展開 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正堂辯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或菴體

增補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

嗣首山

僧問如何

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毬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 頌曰

毬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

卽菴覺

襄州谷隱山蘊聰禪師

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嗣首山

僧問

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 頌曰

洞裏無雲別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慈照聰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頌曰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敕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雲衲慶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

嗣首山

初到首山山問

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枕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照山河

佛鑑懃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清源下第九世

雲門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嗣福嚴雅

歲夜小叅曰年

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柸柚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

便拾去師下禪牀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頌曰

納它皮角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滿家圍火掩柴扉

白雲端

佛性要當時節顯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今此話新

靈源清

二

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用莫言無軌則當機須是芥投針

草堂清

白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箇中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

普融平

北禪分歲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連忙擲下舊兜鍪

文殊道

北禪夜分歲特地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線來田郎催拍板鮑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

石菴珽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將下帽簷輸納

了燈前更鼓夜遲遲

天目禮

增收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 頌曰
起挑不上箸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疎山如

增收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嗣文殊真常自負柴上山

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
處殷勤爲我記歸來

虛堂愚

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

石林叢

增收洞山聰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
軍無限風流歸手裏

白雲端

增收洞山聰 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楊州

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頌曰

泗州忽示現楊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

道南海波斯鼻孔麤

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貧儒書讀
盡老來不得一青衫

栢庭永

增收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 嗣智門祚示衆曰龍泉

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驚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 頌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佛鑑勸

增

雪竇示衆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

劫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清虛

境誰解陵空上帝關

圭堂居士

增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頌曰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

虛堂愚

增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說下釣遲誰知雪老垂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白雲端

增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
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

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鄒陽吹暖

律巖花應不待春和

楊無爲

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箇中端的

旨休將鶴唳作鶯聲

本覺一

增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
上爲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瞻眼曰恁麼則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
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白雲端

增

雪竇頌革轍二門曰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

可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閑古錐幾下

妙峯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

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

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

箭

四

頌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畊斗室危坐半窓

凍日熙熙

虎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葛蘆潭

增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

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

肯堂充

鋸解秤鎚油煎石礫兩手擎來有功者賞

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顛顛預預籠籠侗侗更叅
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
下箇註脚乃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

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增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問

云三教中那箇爲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曰有

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

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南堂興

增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南華昂

增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

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淥水徒
長蘂 頌曰

雪嶠層層翠 瑣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
漢聽曉樵人逐鴈羣 投子青

增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 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
軍萬里晴空飛一鶚 復菴封

增潭州雲蓋繼鵬禪師 嗣智門 祥初謁雙泉雅禪

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
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

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箸便撼師豁然大
悟 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鑊棒如風
疾失却從前眼裏花 白雲端

擊碎髑髏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拙 木菴永

增相州天平從漪禪師 嗣清溪進師到西院常自

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
默之師異日上法堂次院召從漪師舉首院曰
錯師進三兩步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適來兩
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師曰是從漪錯院

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
兩錯師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
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
過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
恁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
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
故話在 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
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級深泉
天平老太忽草爲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
裏無筋一世貧

圓悟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剛眼睛
穗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

佛鑑勤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踈
語半是思君半恨君

雲衲慶

曹 洞 收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嗣梁山觀 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頌曰

荆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冈象無心黃帝

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丹霞濟

增

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
這箇是吳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
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
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
此語上碑去在 頌曰

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
重回頭忽見太陽紅

投子青

真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底麤道卽不辭難上
紙西天鬚子沒髭鬚

止弘鑑

法眼

增

天台山德韶國師

嗣法眼

示衆曰青蘿負綠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竚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
閒唯人自開 頌曰

等是垂慈爲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
剪狼藉春風又一回

竹屋簡

增

韶國師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爲親若言滿目青山
是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隱鑑

增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

嗣法眼

師問僧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鴉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
望青山孤聳白雲低

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針未諳
鉢水刮膜再用金鑊雲瑣家山歸路絕回頭翻咲杜
鵑啼

肯堂充

附增

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爲知藏燈一日謂師曰
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

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
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
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
外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
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大洪恩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它家自有兒孫
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本覺一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

嗣法眼

初問青峯如何

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
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
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
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
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
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端

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照覺總

丙丁求火問青峯耐耐韓獪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
破一聲雷震化爲龍

大洪遂

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
物何必臨歧更問津

佛燈珣

續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炎燎面門過現未來三
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

治父川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劒宗師奈若
何是君心下意不過

龍菴顏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腸斷

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皖山疑

昔見非真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實葉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

嗣法眼

初叅法眼眼

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
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
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悟曰子作麼
生會師曰空眼然之 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檐向南屏山角
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

以拂子打圓相云

金烏飛上琉

璃殿

斷橋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法應集

嘉興居士王大周爲往年生財欺假發心施創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七卷以藏前集
若欺若昧咸出輪迴卽假卽真同登正覺
章沙彌德定對長洲徐普書潭水端堯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欲識

卷三十一

公同聯珠通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今地看他人

清口功

碑

生會師
禪宗真古綱粹歌集卷第三十
片檐向南屏山角
金鳥飛上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世

濟臨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

句燈籠露柱笑嘻嘻

慈明爲水出高原天下禪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

上那

真王臨水直長三二八

一

畔不知流落那峯前

正覺逸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
攜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

翠巖真

衝斷雲根迸石來
泠泠千古下崔嵬
未明的的朝宗意
聽取春深動地雷

鴻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
對答臨機豈偶然
衲子不知流落處
一尋寒水破溪烟

地藏恩

續收穿雲迸石不辭勞
大抵還他出處高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

雪巖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
四維上下絕塵烟
分明好箇真消

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峯妙

收增

慈明室中插劒一口
以草鞋一緇水一盆置劒
邊每見入室卽曰
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

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去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睦堂遠

四五百條花柳巷
二三千處管絃樓
縱然有搭閑田地
不是栽花蹴氣毬

仰堂仁

家山指出路非遙
萬仞嵯峨插碧霄
一片白雲橫谷口
幾多歸鳥盡迷巢

水庵一

單鎗疋馬出汾陽端的還他主將強盆水草鞋橫室
內殺人更不犯鋒鏑

無際派

百花叢裏鞦韆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
觀滿懷無奈舊愁何

斷橋倫

增

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合子

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
爐中燒師曰斲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頌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
燒斲郎當漢又恁去

白雲端

增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出

海何處不分明 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
訊從教日炙與風吹

高峯妙

增

慈明冬日牐僧堂作此字三三三三三几亅拙其

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 頌曰
和尚今日放叅師聞而笑

選佛堂前光燄燄分明一柄道士劒果然堂頭放晚
叅首座之言有神見

野雲南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量何似京師
出大黃

月庭忠

收增慈明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頌曰

枕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麤衣糲食尤無
念誰管扶桑日出頭

海印信

收增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頌

曰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
鷺鷥飛入蘆花裏

高峯妙

收增慈明因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

水 頌曰

老倒慈明爲指迷釣絲紋水出羣機時人貪看蘆花
白不見沙鷗隔岸飛

石田薰

收增慈明問楊歧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

甚麼處歧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 頌曰

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
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

三三

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錢成金猶自

可點金成錢太無端

別峯印

收增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

師曰駙馬甚處得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
干鳴李又喝師曰師子吼 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撻始應知 高峯妙

收增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
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
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
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
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觜 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

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石田薰

收增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頌
曰

八十翁翁著繡靴踏開幽洞咲呵呵傷人指點忘歸

路不覺腰間爛斧柯

無菴全

收增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
三蛇九鼠 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收增

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 嗣汾陽 上堂汝等諸人
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
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
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
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
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裸形國
裏諸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頌曰

曲蟺踏著兩頭擎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
誰烏鴉解作麒麟叫

正堂辯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爲君俱擊
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 頌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
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
鏡回頭滿面負慚惶

大洪遂

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天

童覺
相罵饒接觜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

一摸脫出絕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

圓悟勤

因風吹火徒爲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隨口

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佛鑑勤

續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

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

六度

堂典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爭教人少年

松源岳

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

虛堂愚

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鋸解秤鎚 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

量一任稱提繞天下

白雲端

鋸解秤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礙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

佛慧泉

鋸解秤鎚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

生雲在嶺頭閑不徹

鼓山珙

問佛如何是宗師卽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

徑山杲

收續手把金鞭擊錢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

懷玉宣首座

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死疑根不是等閒見戲

朴翁銘

收續大愚芝上堂曰大家相聚喫莖蘿若喚作一莖

蘼入地獄如箭

頌曰

殺活全機覷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蘿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茫茫打野樵

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山燒火滿頭灰却笑豐干倒騎虎

石菴珙

硬如絛軟似錢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收增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

嗣汾陽

到瑯琊覺和尚

處那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栗拂袖而出瑯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
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邴曰某時到
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邴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
月滿溪船

大洪恩

奪得驪珠卽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
食扁舟卧入武陵溪

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絃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心聞貢

官路無人獨自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

客草裏蹲身過一生

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失是非如何摸索纔摸索無
上醍醐成毒藥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
空啾啾

石菴珪

揭天撓鼓噪紅塵徧地刀鎗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
入銀山錢壁是通津

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沽酒三升

石鼓吏

通目

法華舉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

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雪菴瑾

收增

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

嗣汾陽

省同叅慈

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 頌曰

問如縣裏針筈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獍各各利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擊出秘魔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互不回互四七二三眼相覩雲從龍兮風從虎

右父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令獨脚機關各自提

瞎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主姓名終是達天聰

虛堂愚

收增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 頌曰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
敬寒山拾得笑攢眉

海印信

增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 嗣葉縣省 曾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頌曰

嫩草踈斜徑山泉帶碧流文曾要渭水恥任列莊周

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衆人口

地藏恩

增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八十翁翁輓綉毬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

三玄科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

子青云水深魚隱葉落巢踈復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古殿莓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纔報曉玉女下階遲

京兆府天寧禪

師子嚙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時輓綉毬百獸
奔騰潛走

祖印明

增收

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

春猶寒 頌曰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
搭在闌干 別峯印

增收

宋內翰楊文公億

參廣慧璉

公字大年出守汝

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
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
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曰草賊大敗
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
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

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曰這

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

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

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

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頌曰

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

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石岫嚴璣

白石鑿鑿韞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虛堂愚

增收

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

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閭浮提衆生以財爲

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踈於財慧曰旂竿頭上鍤籠頭公曰海壇馬子
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
年比丘少慚愧 頌曰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邁
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

或菴體

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
一拳亞堅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 万菴瑤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

與廣慧師也

寶葉源

增補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曰切

公曰長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
作家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
裏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
咲 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入到桃源舊遊
處一層峯鎖一層峯 栢庭永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餘

清源下第十世

雲增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夫 嗣洞山聰

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
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
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
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
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
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憊懽還洞山山
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
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
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
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
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釣頭扁舟穩泛長江
淥大笑一聲烟雨收

鐵牛印

增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時稱皓布裩

嗣北塔廣

冬至上堂啓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

換替 頌曰

衿誇富貴賤賣亦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無準範

坡越州天永義懷禪師

嗣密寶

赴杉山請初入院

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

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頌曰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慈受深

增

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日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快藏身 頌曰

拄地撐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松源岳

增

天衣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

用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鸞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頌曰

塞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

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掛柳梢頭

萬菴采

增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諸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門如透
徹此時方得觀照雲本覺一

收增天衣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
深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頌曰

夏金烏似火當空掛最高峯插在青雲罅南堂典

收增天衣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
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頌曰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
數眨起眉毛子細觀南堂典

收增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

露屋破看星眠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
眼莫問西來諸祖禪本覺一

收增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嗣北禪賢垂語曰我要一
箇不會禪底作國師頌曰

要箇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
處道無便見有偏枯月林觀

洞曹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嗣太陽玄僧問和尚適來

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
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
座不用丹墀擊靜鞭

丹霞淳

增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
師曰今因淮地月得照鄧陽春云恁麼則入水
見長人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
拂子敲禪牀 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徧九垓勿謂乾坤成委
曲韶陽曾見睦州來

丹霞淳

法眼

增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韶國師僧問

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
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頌
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無刺
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象潭泳

增

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不曰

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不曾到
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
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也無者曰不

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
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
收轟霹靂

癡絕冲

收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

嗣詔國師

曾問險

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
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

嗣詔國師

嘗閱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

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卽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畢生不易時

謂之安楞嚴臨行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
此非吾今日爲君裁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偃溪聞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一

齊臨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嗣慈明圓

室中常問僧

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
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
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耐者師
未嘗可否藁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廬山圓通
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
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趙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
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復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叅學
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
意偏於浪裏颭風濤

景福順

三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貴日到西峯影漸長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
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
出多少行人問丙丁

照覺總 三

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庭際青青
栢一度年來一度春

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毗盧刹海周游
也休說我眉與五臺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

謾爲開口

眞淨文 三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
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散月華
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

爲山秀 二

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曉

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

殆二年師歸圓寂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

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
行語錄者其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未
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
知師者可同味焉 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
手鐵關金鎖萬千重

徧叅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爲驢脚
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
枷上著杻 海印信 三

我脚何似驢脚奉爲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
又遭毒藥

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爲二途不涉如何
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湛堂準 三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笨籬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筭華亭撐船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

夷太平皆坐致困卧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並自融平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
露出雙肘

上方益 三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
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

香滿南園

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鉗鐵帚曾烹紫磨金軀光射
七星牛斗

南堂與 三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闢
六韜三畧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囊中日月手握
閩外威權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

圓悟勤 三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球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桶底別穿

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
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龍門遠

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
入者無門

佛心才 三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脫却泥水布衲直下
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爲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
謾誇謀略

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
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道場如

收續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
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
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
遠灘

白楊順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

百拙千醜

正堂辯 三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
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拽耙便是
鼎鑊油煎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
鬼窟裏走諱不得

張無垢

二二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糲膠粘著反身直上兜率天已
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錢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
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蟲性命
輸他一口

石菴詔 四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似
遭他毒藥

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
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
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

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筭到年頭家內

一錢無有

伊菴權 四

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略約驚得迦葉皺眉文殊
却打無著

人人有箇生緣男兒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卽
喚死如眠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未免
十萬八千

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
引得寒山開笑口

雪菴瑾

四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
無端醉倒黃番綽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
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賣
畢竟行曾直一錢

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
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橫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金壇居士于王德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八卷

德定對長洲徐晉書江寧魏繼浩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示師古
十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餘

增補

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

福嚴時賢禪師命掌書記賢歸寂適慈明繼席

一日造室明日書記叅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

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日從

朝至暮鴉鳴鵲噪皆因喫棒乃使拜之復問趙

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
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明日又詣室明
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
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
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
難明頌之 頌曰

錯錯戲海獐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
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石林
鞏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
便送出臺山烟雨中

竹屋簡

二

有喫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煅汞銀流不因踏斷臺山
路千古雲峯恨莫酬

增

黃龍南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嶽三

峯頭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
毛毬輓 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傷人筆力强傳
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本寂觀

增

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牀脚

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
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 頌曰

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

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

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徑山杲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錢磨

鼓山珙

增

黃龍南因禾山普叅普善經論兩川號爲義虎

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
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
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
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

理前面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

此老一唾 頌曰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傍觀又可悲姪女已歸霄漢

去歎郎猶向火邊棲

遼菴演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

嗣慈明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

長老 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

命只緣踢踏最分明

白雲端

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關市人東

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保寧丁勇力

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驎追風趁不前踏破化城無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鑑勲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囀春鶯

佛性泰

三脚驢兒忒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閒牽去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

鼓山珙

楊歧一頭驢祇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跌殺黃旛綽

徑山杲

牧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梁山遠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寒閉門愁見楊花落

卮菴顏

一拽耙二牽犁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歧老楊歧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蹇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馱不動竹篋端勝冷鉗鎚

典牛游

法出姦生垛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

迦老子那吒面

佛照光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
月菴果

斷不須平地起波瀾

徑山雲菴慶

楊歧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
來湖南長老何曾見

中菴空

增楊歧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
會唐言 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

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白雲端

西天人不曾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

佛性泰

西天人不曾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
會玉兔金烏火裏旋

無菴全

增楊歧因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

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
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
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姪
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
漆桶也亂作 頌曰

楊歧聽勢印千差今古今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
在不妨捏怪亂如麻

圭堂居士

一狻猊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
曉尚餘寒月掛踈櫺

虛堂愚

增補楊歧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

東方坐 頌曰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
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白雲端

增補楊歧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
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
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
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
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白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
醉一季都來九十場

正堂辯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嚙鐵古將

軍對面髑髏穿一穿

別峯印

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辯人心
子不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難
逢稱意魚

冶父川

猫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

南巖勝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
氣坐令千載定龍蛇

無菴全

增楊歧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
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

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

茶 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
丈劫外相看誰得知

圭堂居士

增楊歧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

一堪作什麼師曰鉢孟口向天 頌曰

鉢孟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

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白雲瑞

衲僧一撥鉢孟口闊天下楊歧望梅止渴

松源岳

增楊歧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

生跳 頌曰

楊歧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
吸更無南北與西來

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鞮一張弓直截爲君

說新羅在海東

徑山杲

楊歧老人鎖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知到
來不動金鎚腦門裂

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來休嚼
碎南辰光射北辰寒

正堂辯

肘後鷲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吒八臂空惆

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迸鮮血

或菴體

增收

楊歧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喜
得箇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勤曰九峯
牽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歧在前九峯
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

頌曰

一拽耙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
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歧老楊歧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楊歧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今

收拾不上

無相範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餘

清源下第十一世

曹洞

增收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嗣投子青

僧問夜半

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

載月漁父宿蘆花

頌曰

星流水國夜焚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

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丹霞淳

增收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患

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卽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歧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質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瑣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

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
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
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
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丹霞淳

增收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岳
頂終不露崔嵬

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
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雪巖欽

增收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頌曰

等閒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
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丹霞淳

六祖下第十三世

南嶽下第十二世

臨濟

增收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

嗣黃龍南

因黃山谷太

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
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師山行
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師曰

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袂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叢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興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磯綱

增晦堂室中豎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 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三三集一

增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嗣楊岐示衆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

也擲下拄杖 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底眼睛皮綻蓋須彌

虛堂愚

收增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眾良久云口只堪喫飯 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

遜菴演

收增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眾會麼復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

幾回露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菴全

收增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庭忠

二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收增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嗣楊岐

示衆曰釋迦老子

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簫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犁新雨破春耕郊原眇眇青無際野草閑花次第生

虛堂愚

收增

保寧勇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

簷前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蝶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收增

比部孫居士因楊歧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歧指曰婁悉得麼曰望師點破歧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曰未

審如何歧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頌曰棒下血淋淋眞鍮不博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四世

南嶽下第十三世

濟臨

收增

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

嗣白雲菴

初謁浮山遠

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

此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
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
清風雲特印可 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
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遜菴演

忍死叮嚀見白雲一杯鳩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屋簡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
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增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

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未
後又到白雲因咬破一箇鐵餛飩直是百味具
足且道餛飩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
何人能染紫綵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
鬪不休 頌曰

白雲鐵餛飩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師子吼

月菴果

增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頭一日端下來曰
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
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

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
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
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
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
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實惜一時放下遂
白端端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
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
得安樂大眾還見得不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灑放不下牛拽耙堪笑諸方老古錐打
鼓說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嚙訝解踏毗盧頂

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增補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

什麼字師曰鉢囉娘 頌曰

唇上必并班豹剥舌頭當的帝都丁

且道是什麼字

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詔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胷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卽菴覺

倒腹傾腸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

的陸地蓮花朵朵開

別山智

大藏教文爲切脚鉢囉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

識碧眼胡僧暗點頭

遜菴演

增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頌

曰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趂兔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鼓山珪

如何是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

雪堂行

兵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或菴體

坑坑坎坎嶮嶮巖巖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思

增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又曰

露胃跣足 頌曰

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

事一度思量一斷腸

佛鑑懃

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

飽這回不到負檀家

心聞貴

增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

雷 頌曰

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

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鼓山珪

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徑山杲

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

鳥擘開滄海取龍吞

東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處堪埋

朴翁銘

五逆聞雷慊慊然尋常爭敢與人宜自從六十輕酬
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唐堂愚

增

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

阿誰 頌曰

老年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南堂典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

無門開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
子醋酸何必掛葫蘆

野牛平

改

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冤那箇是真底

王宙欲

爲妻倩父母不許倩遂臥病在家王宙將欲遠
行月下見倩來同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
遂歸父母家纔到門家中有一倩
娘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頌曰

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普融藏王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謊訛夜來一陣狂風
起吹落桃花知幾多

慈受深

兩女合爲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豎彷彿上有陀羅

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正堂辨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或菴體

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

歇忽然天曉一時休

且菴仁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

處寂寂無人草自生

萬菴采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雪菴璋

雪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無門謂

行弔先桃菊喪車後紙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

虛堂墨

增五祖演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

將甚麼對 頌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擘面拳直下會便會

無相辨

增五祖演一日持錫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

衆皆無語自曰孫贖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

可憐三尺龍鬚換作尋常破布 頌曰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著
處低頭依舊入烟蘿 高峯妙

收增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

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頌曰

牛過窓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月林觀

龜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
如庵用

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
會新羅鷄子過多時 高峯妙

收增五祖演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

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寒若將方木投圓
竅醜婦爭教得少年 高峯妙

收增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

云你道無我聲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

鵝鳩背云谷孤故 頌曰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强分踈只消一箇鵝鳩
背百怪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

五祖鵝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驥跡能有幾人知

石田薰

增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

塔子 頌曰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旣分明免被巡官使

雪堂行

增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工夫 頌

曰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鉤錐雖然不瞎衆生
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龍門遠

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解打瓦註

南巖勝

增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麼師

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龍門遠

錢餽價難窮誰知屈味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胷中

南巖勝

增五祖演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

身 頌曰

撰述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案山
子春來秋去泄天機

雪堂行

增

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頌曰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顛顛預可憐太蒙斗
佛眼遠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悱悱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南巖勝

增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 嗣真淨文 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
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

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
分離向甚麼處去 頌曰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
皙從教孝子諱爺名

張無盡

三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
子莫教閻老等閒知

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驢放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爲英傑

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卽如今如今覷破這一

念覷破如今覷底人

無門開

增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

嗣真淨文

師以力叅深

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
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
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
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
性豈有二種邪 頌曰

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
調月朗風高聽者稀

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

南嶽下第十四世

臨濟

增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

嗣五祖演

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疑議則一拳
頌曰

盡力當曾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普化
空中木鐸

晤堂遠

增

圓悟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

師曰生鍊鑄就崑崙兒 頌曰

生鍊鑄就崑崙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土謾紛
紜鍊眼銅睛看不破

別峯印

生鍊鑄就崑崙兒頭輕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

吒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墮

勝

支光

增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嗣五祖演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喫飯咬著砂 頌曰

喫飯咬著沙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深

增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嗣五祖演嘗請益五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莫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

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頌曰

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

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二

我不會兮不如你堪咲千花生碓齧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著自家底

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

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默堂定

增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

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

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
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涵湑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
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補

金陵俞道婆市油餐爲業叅瑯琊起和尚起以
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
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
以餐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
見瑯琊那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は無位真人
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掌

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瑯琊可之凡有
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和尚往
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
珣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
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
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
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曰

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
却痛惜深憐乞養兒

笑翁堪

驀別相逢錢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師子施牙
爪猶落渠儂第二機喫且道渠是阿誰
塗字草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金壇居士于玉德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九卷

豫章沙彌

德定對長洲徐普書 溧水芮一鶚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南嶽下第十五世

臨濟

增收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嗣圓悟

初叅死心心問你

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

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

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 頌曰

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

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

虛堂愚

邂逅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語平生
事到老相逢是別人

寶葉源

增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嗣圓悟師至

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頌曰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

石林

諸佛東山水上行閑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
已無意涼人人自涼

葛蘆潭

增大慧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

手遮日 頌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
客何須向外喚波楂

月波明

增大慧後來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闥結
茅於長樂洋嶼室中舉竹篋子問學者喚作竹

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
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頌曰

雲門舉起竹篋凡聖潛踪匿跡金剛門外生瞋木馬
廐中面赤 尼無著總 二

雲門舉起竹篋纔涉思惟蹉過只遮背觸商量老人
已是話墮

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穿過
衲僧眼耳 福州清涼坦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
黑老尾焦黃眼正瞋 竹屋簡

增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 嗣龍門遠 室中問

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 頌曰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却憶并州是故鄉 圓極岑

增潭州大滙善果月菴禪師 嗣開福寧 上堂奚仲

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
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下下座 頌曰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
頭誰知用處無縫罅 月林觀

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 無門開

六祖下第十七世

南嶽下第十六世

臨濟

增

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

嗣虎丘隆

示衆曰盡

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 頌曰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驀然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

肯堂充

者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

虎堂愚

增

應菴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

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 頌曰

疾燄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

北礪簡

增

明州育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菴

嗣大慧

宋孝

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秦曰那

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錢牛 頌曰

萬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

闕紫宸深在妙高峰

圭堂居士

增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

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頌曰

六年勤苦竟何如爲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

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礪簡

二

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匙挑不上禪扶起玉龍轟霹
靂明星猶在九重天

映黃金殿

覺圓明

大根大器大熏修管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
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石巖璉

增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

嗣佛智裕

室中問

僧曰西天鬚子因甚無鬚 頌曰

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鬚子無鬚惺惺懵懂

無門開

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

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欽堂定

六祖下第十八世

南嶽下第十七世

濟臨

增臨安府淨慈彦充官堂禪師

嗣已菴顏

示衆曰

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
帝鄉 頌曰

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吳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
路不覺全身在帝鄉

掩室開

增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嗣應菴

應菴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領之 頌曰

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

子海棠花下打黃鸝

雙彩元

法眼枯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

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掩室開

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嶽昏頂門眞箇瞎千古累兒孫

虛堂愚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錢崑崙千年滯貨無人

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大歇謙

增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嗣無菴全

嘗夜坐達

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

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

影裏弄明月引得曾龜上釣船 頌曰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鄰僧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

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圭堂居士

增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菴師體禪師

嗣此庵

元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

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師曰小出大遇

乃頌曰

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轉船頭巨鼇一吸滄溟

竭宇宙風清四百州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

證趯踏方知蓋覆難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九世

南嶽下第十八世

濟臨

增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嗣密菴

垂語曰大

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 頌曰

沒量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

朴翁銘

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大禪一箇渾身無處
著

請續一句 無門開

力難擡起爲君宣神駿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
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虛堂愚

增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 頌曰

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
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銘

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萬古業風吹不
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虛堂愚

增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絳線不
斷 頌曰

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

朴翁銘

脚根不斷紅絳線掉臂乾坤自在行塞壑填溝無處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著歸來依舊兩眉橫

虛堂愚

增收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

賊○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

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諾菴聲

六祖下第二十世

南嶽下第十九世

濟臨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嗣松源因虎維那

叅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

擬議師便歸方丈 頌曰

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石林筆

增收臨安府靈隱荆叟珪禪師嗣癡鈍癡鈍室中舉

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

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

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錢額銅頭沒奈何萬里鴻溝歸漢

後八千人恨一聲歌

獨木林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南嶽下第二十世

濟臨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禪師嗣掩室開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頌曰

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

豎鉞鉞無孔舞春風

葛廬覃

收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

嗣運菴巖

垂語曰

已眼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
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翹足 頌曰

縫却虛空筭盡沙針頭畫地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
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閑極雲

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針鋒頭上翹雙
足猶對春風話歲寒

葛廬覃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
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便休聊聞忽
然大悟從此號樓子○

出長慶禪師注楞嚴

經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旣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
事平生恩愛冷啾啾

慈受深

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也休直下狂心能頓
歇從茲演若不迷頭

本覺一

你旣無心我也休此心無喜亦無憂飢來喫飯困來

睡花落從教逐水流

寶峯明

續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爲問深

深意咲指紗窻月正秋

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

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仰堂仁

補杜順和尚法身頌懷州牛喫禾

慈明著語云河沙世界竹菴挂

著語云懷州牛喫禾

益州馬腹脹

慈明云蟻脚挽走竹菴云益州馬腹脹

下覓醫人

慈明云驢生馬角竹菴云天下覓醫人

炙猪左膊上

慈明

云畫虎成狸竹菴云炙猪左膊上

頌曰

古德法身頌寐語熱尿沸若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

大瀉笈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

水空使劉郎惆悵多

心聞貴

也好笑也堪悲耳朶元來兩片皮

松源岳

增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

羣臣往彼國禮見問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

開演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

歎伏 頌曰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

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圓悟勤

增收

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國王大臣
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以何爲宗外
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乃指國王云當
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伏

頌曰

六師不正起于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
舌不消一曲太平歌

本覺一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歎曰
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
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曰闍黎莫瞽速若論

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
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金羹被兩顆鼠
糞汚却 頌曰

一夏調和金羹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人
見隣壁禪翁隻眼明

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金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汚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錢只因看錮銘

慈受深

縮收

泠泠寒溜泣秋壑纔會滄溟便泛舟見說許由曾
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

虎堂愚

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
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法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
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
因此更不游方 頌曰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避哩囉 白雲端

收續進步竿頭踏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顯知
多少不似闍黎這一交 北欄簡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
分孤負驢兒一擲來 介石朋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雖
蚌甘作驢前馬後人 無門開

溪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
了依然只是郁闍黎 石溪月

一擲成狼籍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葛廬覃

增收

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 頌曰

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

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團圓無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叢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

莊喫油糍

或作鷺洲孚和尚○或作南泉

頌曰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鼓山珪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徑山杲

續收

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

燂底古今塞斷是非門

雪堂行

熱糍盪口成痕跡冷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飯且隨時

照堂一

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應菴華

喫了油糍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
尼無著總

徧踏破芒鞋眼未開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

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肯堂充

增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 頌曰

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
空叟印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船
岸隨他寒暑謾推遷 遊菴演

問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徧大千歲盡年窮窮底
事東村王老夜燒錢 簡翁敬

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著恰却子
雪巖欽

增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年盡不燒

錢 頌曰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曹源生

增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

野狐兒 頌曰

家家盡看野狐兒 錢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已掛柳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野狐兒 見者雖多識者稀 百怪千妖俱掃
跡春風已到萬年枝

狗叟光

增 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

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 頌曰

袖中寶劍磨星斗 肘後靈符照八方 撥轉目前關捩
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誰菴演

鶴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 孔門弟子無人
識碧眼胡僧咲點頭

殺六巖輝

增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

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

爲古今罕聞 別峯印代答云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 頌曰

菩提妙心作麼發 日應萬機元不差 回首瞥然輕覩
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 條風颭雨樂樵耕 不因嵩岳三呼
後無象誰知真太平

雙杉二元

撰述
苦提心發不爲難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
揆綿綿國祚泰山安

辛菴集

收增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雲菴帝曰臥雲深處
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
化 頌曰

試問臥雲深處客不知何以答昇平蕩然至化難逃
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北磻簡

收增太宗因僧朝見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
相見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爲驗僧
無語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頌曰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指老
眼撥開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收增太宗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 慈
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頌曰

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箇中消息憑誰
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初庵

收增錢塘鎮使在界上爲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
卽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
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曰道卽

撰述
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
非心非佛又被揖出 頌曰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 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勛韜略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
國邊頭刁斗不曾聞 虛堂愚

收增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
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
麼時如何庵主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
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

趣出放火燒却菴 頌曰

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
避唯有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錢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輒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陵
處天外出頭誰解看 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閑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茅菴燒却是徒爲三春暖氣無多
子真實之言亦可師 橫川琪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後序

青蓮瞬視金色笑微師承肇茲密著少林華敷神光
印受世系由是彌彰雖枝派之有殊分然機用之無
二致或縱奪而破古人之幽鍵或捫闔而發後學之
靈樞大用現前纖塵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萬法俱
泯於聲先玉振禪宗珠聯祖域流通雖遠選擇未純
識者尚譏況於後乎錢唐魯菴會公孤標拔俗積行
熏心遐扣祖機深染法味採機緣而補前闕綴頌古
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亦閎矣謹遣清
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濡毫而塞請延祐戊

午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長物言
之則汚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句玉轉珠回字
字冰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
編緝於前魯菴公增收於後賊證分明不勞再勘中
間一處謫訛具眼衲僧必能辨白延祐丁巳重陽日
靈隱住山淳朋拜書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勾章棘句愈出而愈多如
蜂房釀百華之蜜蟻絲穿九曲之珠食其蜜者念其
蜂好其珠者慕其蟻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

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爲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至治春天童
雲岫題



金壇居士于玉德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四十卷 豫章沙彌德
定對長洲徐普音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三卅三